

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
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zhang
yuan ji
zhuan

张学继——著

团结出版社



张元济(1867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与爱国实业家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zhang
yuan ji
zhuan

张学继
——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张元济传 / 张学继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1

ISBN 978-7-5126-5388-7

I. ①嗜… II. ①张… III. ①张元济 (1867-1959)

— 传记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6327 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mm×240mm 16 开

印 张：30

字 数：456 千字

印 数：4045

版 次：2018 年 1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5388-7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家世与科举之路 // 1

第一节 从家世说起 // 1

第二节 科举功名路 // 7

第二章 六年京官生涯 // 17

第一节 从翰林院到总理衙门 // 17

第二节 调停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 // 25

第三节 参与创办通艺学堂 // 30

第四节 百日维新中的稳健派 // 35

第三章 人生角色的大转换 // 51

第一节 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 // 51

第二节 南洋公学兼代总理 // 57

第三节 参与创办《外交报》 // 63

第四章 关注时局的在野士绅 // 66

第一节 在幕后推动“东南互保” // 66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第二节 策动清政府宣布立宪 // 72

第三节 江浙保路运动中的稳健派 // 80

第四节 与清廷藕断丝连 // 92

第五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上） // 98

第一节 加盟商务印书馆 // 98

第二节 出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 100

第三节 “在商言商”的出书原则 // 105

第四节 平生唯一一次环球之旅 // 116

第五节 帮助夏瑞芳渡过经济危机 // 122

第六章 主持商务编译所（下） // 126

第一节 新式教科书革命 // 126

第二节 汉译科学与文学名著 // 135

第三节 编纂汉语辞书与双语辞典 // 145

第四节 组织出版高层次学术丛书 // 150

第七章 商务的“张元济时期” // 159

第一节 张元济时代的来临 // 159

第二节 商务管理体制的改革 // 166

第三节 五四新潮急 商务大换班 // 168

第四节 商务编译所的整体改革 // 178

第五节 应对中华书局的挑战与竞争 // 188

第六节 商务高层的矛盾冲突与辞职风波 // 203

第八章 三十年商务董事长 // 219

第一节 为王云五的全面改革撑腰 // 219

第二节 战时撤退决策上的失误 // 230

第三节 应付日伪之两难 // 235

第四节 战后复员与王云五的龃龉 // 238

第五节 迎接新中国的人事安排 // 247

第六节 为商务的新生而谋划 // 249

第九章 影印古籍，保存国粹 // 253

第一节 “我为古人薪续命” // 253

第二节 数十年搜罗古籍珍本善本 // 257

第三节 《四部丛刊》三编的出版 // 268

第四节 出版《续古逸丛书》 // 278

第五节 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 // 279

第六节 影印《四库全书》的艰难曲折 // 296

第七节 出版与整理古籍的总评估 // 315

第十章 公共图书馆建设的先驱 // 323

第一节 涵芬楼与东方图书馆 // 323

第二节 参与创办合众图书馆 // 331

第十一章 衰乱之世的良心 // 337

第一节 为旧仆乐志华申冤 // 337

第二节 “盗窟归来一述奇” // 344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第三节 协助王云五复兴商务 // 351

第四节 从隐忍到抗议 // 357

第五节 撰《中华民族的人格》 // 366

第六节 “士唯有品乃能贫” // 373

第七节 商务战后复兴之梦破灭 // 379

第八节 “十老上市长书” // 383

第九节 《刍菟之言》 // 390

第十节 婉谢“和平使者” // 397

第十二章 “及身已见太平来” // 401

第一节 参与新中国成立的盛典 // 401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的圆满结局 // 411

第三节 “愿留老眼观新国” // 415

第四节 “翘首寿斯人” // 420

第五节 “泉台仍盼好音传” // 421

第十三章 婚姻家庭与日常生活 // 424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 // 424

第二节 严谨刻板的日常生活 // 433

第三节 游览祖国风景名胜 // 438

第四节 浓浓桑梓情 // 447

附录一 生平大事年表 // 454

附录二 主要参考文献 // 467

第一章 家世与科举之路

第一节 从家世说起

清朝同治六年九月二十八日（1867年10月25日）傍晚，南国广州商业繁华的纸行街，从谢家公馆传出了几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这个刚诞生的婴儿是个男孩，长辈为他取名张元济，字筱斋，因生于菊花怒放的秋天，故取号菊生。

张元济虽生在南国的广州，祖居地却是东海之滨的浙江省海盐县。

海盐，因古代“海滨广斥，盐田相望”，盛产海盐而得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置海盐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西汉时，吴王刘濞在此立司盐都尉，煮海水为盐，很快使其封国富裕起来。

根据张氏族谱的记载，海盐张氏始祖可以上溯到北宋末年的张九成。张九成（1092—1159），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称无垢居士。原籍河南开封，青年时代在京师开封跟随理学家杨时学习理学。后随宋室南渡，遂落籍浙江钱塘。南宋绍兴二年（1132）中进士第一名，历官著作郎、礼部侍郎兼侍讲经筵，



张九成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其人“正色立朝，敦尚气节，为有宋名臣”。因论灾异时政得罪奸相秦桧，被贬职到邵州。后又因反对与金朝和议，再次获罪，被贬到更加偏远的南安州。张九成在南安州14年，潜心于著述，自成理学一派。生平著作20余种，但多数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还有《横浦文集》《横浦心传》《横浦日新》《孟子传》残存二十九卷以及《中庸说》残存三卷等。张九成继承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洛学的基本思想，并援佛入儒，自成一家。在理学的发展史上，张九成是由二程理学向陆九渊心学演变的关键人物。

自张九成起，张氏诗书成家，代有学人出。张九成的六世孙张雨，工书画，擅诗词，与当时文坛名士赵孟頫、杨载、虞集等都有文字交往，著有《茅山集》《贞居先生诗集》等。明朝洪武初年，张留生自钱塘迁海盐闻琴里，成为海盐张氏始迁祖。张留生一支在海盐世代耕读，至明朝万历年间，又出了一文化人张奇龄。张奇龄（1582—1638）字子延，号符九，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人，曾主持杭州虎林书院，时人竞相送子弟到其门下读书，可见教学很受欢迎。晚年退居海盐县城南门外的乌夜村，并题其住所为大白居，后人因称张奇龄为大白公，是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著有《铁庵集》《存笥集》等4种，并为张氏后人立下如下的家训：

吾宗张氏，世业耕读。

愿我子孙，善守勿替。

匪学何立，匪书何习？

继之以勤，圣贤可及。

张奇龄晚年正值明清交替之际，当清兵南下时，江苏如皋名士冒辟疆携家渡江南下到海盐躲避战祸，就住在张奇龄的大白居，两人结下深厚友谊。300年后，张元济与冒氏后人、著名词人冒鹤亭又结为友人，两人都称他们之间“有三百年之世交”，成为文坛一宗佳话。

张奇龄之子张惟赤（1615—1676），别号螺浮，后人称他“螺浮公”。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己未科进士。曾任户部山东司主事、山东乡试正主考等职。以直言敢谏著称。他留存于世的《入告编》三编，就是他任官时上皇帝奏折的汇

集。张惟赤也许是因为直言上谏忤逆了皇帝，后来被裁缺回海盐老家，他拓展大白居为涉园。命名“涉园”，含有“既以体若考作室之心，且以示后人继述之义”。经过张氏几代人的经营扩建，“涉园”林泉台榭已颇具规模，成为海盐一邑之胜景，骚人墨客不乏题咏。

张惟赤之子张昺，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壬子科举人，曾任内阁中书、刑部福建司主事等职。告老归乡后，以读书自娱，藏书甚丰。



涉园

自螺浮公以后，海盐张氏已无显赫功名扬名于官场者，但读书风气不减，代有读书人并不乏饱学之士。张元济的七世祖张芳涓、六世祖张宗松及其兄弟子侄辈，均各有著述行于世，尤以张宗松著述最丰，著有《扪腹斋诗钞》四卷、《扪腹斋诗余》二卷，编有《清绮斋藏书目》四卷，并刊有《王荆公诗笺注》等。张宗松的清绮斋藏书据说达 1559 部，约 1 万册，是清代著名藏书家之一。清朝乾隆、嘉庆之际，江浙名流学者吴騫、鲍廷博、陈鱣、黄丕烈等，均向张氏涉园借书校雠，极一时之盛。清朝道光二十三年（1843）前后，海盐张氏涉园家族开始衰落，持续了 200 年的藏书陆续散佚了。后来张元济在《清绮斋书目·跋》等文章中，提了两个他无法解释的家族历史之谜：一是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一带尚称太平，家中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故？而他年少时见过的几位长者，对此都讳莫如深？二是他后来在书市中收购到许多涉园藏书，而清绮斋收藏那么丰富，可他只见过其中的三种，为什么其余藏书竟会从此绝迹？

到张元济的祖父辈时，家庭境况更加衰落。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战火，不仅对江南一带的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而且带来了巨大的人口伤亡。为了躲避战乱，张元济的父亲张森玉于清朝同治二年（1863）夏，根据应辰公的安排，随亲戚赴广东潮州谋生。

当时，正值太平军与清军激战江浙，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及曾国藩九弟曾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国荃分别率领楚军和湘军，正准备进攻太平军占领的重镇杭州与南京。江浙地区一场血腥的鏖战就在眼前，兵荒马乱，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旧时习俗，遇有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乱时，有托人把孩子带离家乡，远地避难以保“根苗”的习俗。据估计，张森玉可能是张应辰的“独苗”，故张森玉赴潮州也正是其父应辰公为保“根苗”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这可以应辰公写给张森玉的信为证。同治二年“立夏后三日”（1863年5月9日）的家信说：“……满望进省后，即有机会，稍有积蓄，家乡安静，或即结伴回来。缘我年近花甲，能得与我儿完姻了事，亦喜出望外。”^①

张森玉（1842—1881），字云仙，号德斋。去广东时年仅21岁，他到广东以后的行踪并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据估计，开始可能是经商，后捐钱得到广东候补府通判之类的小官，曾署广东会同、陵水二县知县。大约在同治三年（1864），娶广东布政使照磨、署理肇庆府经历、借补乐昌县罗家渡场巡检谢焕曾之女为妻。据说，谢氏原籍江苏武进，东晋太傅谢安之后裔。谢氏一支数代前移居广东。张森玉与谢氏夫人共生有三子二女：长子元煦、次子元济、三女元淑、四子元瀛、五女元清。

张氏世系简表如下^②：

（宋）始祖张九成（1092—1159）

（明）始迁祖张留生—十九世祖张秀三—十八世祖张显（1330—1390）—十七世祖张名（1350—1432）—十六世祖张礼（1386—1474）—十五世祖张鸾（1431—1496）—十四世祖张世宁—十三世祖张绶（1496—1557）—十二世祖张申（1529—1603）—十一世祖张钢（1554—1615）—十世祖张奇龄（1582—1638）

（清）九世祖张惟赤（1615—1676）—八世祖张腊（1640—1709）—七世本生祖张芳湄（1665—1730）—六世祖张宗松（1690—1760）—五世祖张询（1728—1758）—高祖张万选（1750—1819）—曾祖张锡纯（1779—1841）—祖父张应辰（1805—1863）—父张森玉（1842—1881）

^①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页。

^② 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第3—4页。



张元济降生时，正值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剧烈演变的时代，广州又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第一个敲开的大门。但张元济兄弟似乎并没有受到广州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影响，他们上的还是传统的私塾，读的是传统的孔孟圣贤之书。某年秋，广东乡试榜发，其父森玉公取出广东闱墨，为张元济兄弟讲解乡试第一名陈伯陶所作的文章，激励张元济兄弟发愤读书，求取功名。

在张元济十一二岁的时候，张森玉还时常对三个儿子讲述张氏祖先的故事，在张元济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三位，即张氏始祖张九成、十世祖张奇龄、九世祖张惟赤，张森玉还一再叮嘱孩子们成年后要好好地读一读《入告编》。后来张元济回到海盐后设法借到了张惟赤的《入告编》，仔细读了这本奏章。张惟赤任京官时，满族入关不久，汉族官员一般不敢对满族统治者说不满的话，更不敢对朝廷损害汉人利益的举措提出异议，而张惟赤不顾自身的安危，据理力谏，他反对满族贵族“跑马圈地”，建议保护汉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他建议把因战争而产生的无主地发给无土地的人耕种；他反对当时刑部审理案件记录的口供，仅凭满族官员的记录。康熙皇帝冲龄践位，辅政大臣鳌拜结党专权，满朝文武为之侧目。张惟赤冒险上疏请康熙亲政。张元济对这位先祖的事迹十分钦佩，他说，读了《入告编》后，“益晓然于致君泽民之道”，也懂得了当年父亲为何一再叮嘱他读这些奏章的道理。



张元济父亲 40 岁画像

光绪六年（1880），张森玉远赴海南岛陵水县任署理县知事。陵水在海南岛的南端，现在叫陵水黎族自治县，与之毗邻的是有“天涯海角”之称的三亚。当时陵水大概还是瘴疠肆虐，令人谈虎色变、望而生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畏的边远地区，所以张森玉没有让家人随他去海南陵水县任所，张森玉安排谢氏夫人独自带着几个孩子回浙江海盐老家生活。

谢氏夫人带着几个年幼的子女，乘坐上海轮船招商局的火轮，回到他们从未到过的海盐。此时，张元济的祖父母早已去世，祖居的“涉园”已成废墟，谢氏夫人用她从广东带回来的积蓄，首先买下虎尾浜南岸一所旧宅。此宅原是由张元济八世祖张芳湄岳父的松柏堂遗址改建而成，已有近百年的屋龄，由于年代久远，房屋已经相当破旧，谢氏夫人请人稍加修葺后，亲自动手油漆了门窗。她还是一件沾有油漆的旧衣服保存下来，并不时取出以教育子女们要从小懂得勤俭节约的道理。

谢太夫人及其子女们生长在广东，说的是一口纯正的粤语，初回海盐，人地生疏，语言又不通，困难无疑不少。但谢太夫人从小受过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善于体察人情世故，并很快地处理好了与张氏族中长辈之间的关系，随后她又用积蓄买了一些田地，并雇了佣工，保持了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平。

张元济自广东回到家乡后，拜访过族中的几位长辈，如住在海盐城隍庙前老屋内的棣园曾叔祖及他的独生子砚青叔祖，砚青叔祖的文章在海盐有点名气，为人性格豪放。另一位族伯父张廷栋，性情孤僻，与家人居于西乡，足不履城市，后来专心修道，常与朋辈学道谈玄，后弃家而入福业寺。这几位长者都留有著作，后来经过张元济的整理，辑入《海盐张氏涉园丛刻续编》中，得以保存。



张元济母亲谢太夫人像

不幸的是，光绪七年（1881）冬，张森玉染疾逝于海南陵水县任上。光绪八年（1882）冬，谢氏夫人带长子元煦数千里奔丧，扶柩归葬海盐秦山西南的翠屏山。张森玉的去世，对于远在海盐的张元济一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家中主要经济来源已断，家庭经济状况开始走下坡路。

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很快地表现了出来。光绪九年正月初一，张氏合族宗祠祭祖，张元济兄弟三人亦前往拜祭。照例，祭完祖先后合族老小即以祭菜聚餐。张元济兄弟到宗祠时，时间还早，这时有一位族中长辈出来对张元济兄弟说：你们可以先去长辈家拜年。等张元济兄弟拜完年再回到宗祠时，聚餐已经结束。显然，是那位长辈存

心不让张元济兄弟吃这顿饭。张元济兄弟受到这番戏弄，第一次体会到世态的炎凉，差点掉下眼泪来。这种刺激对于张元济来说，也许是终生刻骨铭心的。不过，这种刺激，对于激励张元济日后发愤读书，光大门楣，也许不无益处。

从光绪八年（1882）起，张元济与长兄元煦随同县廪生查济忠先生读书。查济忠先生很有才气，但终生不得意于科举考场，年不满四十就去世。张元济后来为查济忠遗著《寄抚楼诗》作跋，高度评价了自己的老师：“吾师天才卓越，于学无所不窥。纵笔为文，不假思索，豪气奔放，殊有濯足万里，振衣千仞之慨。其所为诗，亦复相似。”

张元济发愤读书，没有书房，小阁楼就是他苦读之处，不论寒暑，几册书籍，青灯孤影，伴随他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张元济母亲决定将仅有的一点积蓄集中用在三个儿子的教育上，佣工也辞退了。为了增加收入，她带着女儿替人做针线活。但家境还是越来越难维持，到了“布衣蔬食几不给”的地步。偶尔两人分食一个咸蛋，已是十分了不起的美餐。买毛笔的钱也要节省，用秃了的笔还要尽量使用。张元济后来主持商务印书馆时，还是习惯用写秃了的笔写很小的楷体字。他一生不浪费一张纸、一个信封，这些生活习惯，都是小时候养成的。

第二节 科举功名路

从光绪十年（1884）开始，张元济开始了科举功名的漫漫长路。

按照清代的科举考试规则，童生欲考秀才，须经过县、府、院三种极为烦琐的考试，县考共五场，由本县知县为主试人，第一场试论语、学庸时文一篇，孟子文一篇，试帖诗一首。头场发榜，第一名曰案首，前十名为前列，不取者不得入第二场。第二场试时文一篇，五经文一篇，试帖诗一首，不取者不得入第三场。第三场考八股文一篇，史论一篇，试帖一首，不取者不得进入第四场。第四场试杂作，律赋一篇，古近体诗数首，有时加时文一篇。第四场榜发，案首与前列十名皆定，最后的第五场，名曰吃终场饭，知县备饭或点心招待应考的童生，终场亦作时文起讲，或作两大比时文不等，但不再排名次，照第四场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定案，可稍易前后一二位置。光绪十年（1884）春，张元济与长兄应县试，张元济名列第一。

同年四月，张元济与长兄赴嘉兴府应府考。所谓府考，就是由知府将所属各县童生集中考试，其规程一如县考，五场毕发榜，府有案首，与县案均列前十名者，称双前列。府考后接着又是院考，由学使主持。院考之试题为《论语》《大学》《中庸》八股文一篇、《孟子》八股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鸡鸣入场，交卷时不准上灯。阅卷后得胜者，先挂水牌，名额则为该县应取之学额之两倍。次日复试，或作起讲，或作八股文两大比，限香一寸，并默写正场起讲，试毕，出正榜，开正门，鸣三炮，奏乐，吹打送榜，榜贴于考院照墙。发榜后还有一最困难之事，即每县教官必与新进秀才谈判印结费多少，印费商妥，教官才盖印，次日方能来学院簪花。张元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不知他兄弟俩是如何与教官谈判印结费的。簪花以后，学使坐大堂，向新进秀才训话。张元济兄弟从县试、府试到院试，一路过关，双双中秀才。

嘉兴府考场报子来报喜，张元济母亲因家中无余钱，东挪西借，好不容易才凑了一笔款打发报录人。这时，得到消息的族人、亲友纷纷上门贺喜，平时冷落的张家府上顿时热闹起来。是日下大雨，虎尾浜一带地势低洼，张家门口积水盈尺。以前那位戏弄张元济兄弟的族中长辈，也一反平日常态，冒雨前来道贺，水塘难过，找人背着蹚水进门。一副势利相，直让人捧腹。

张元济兄弟同时中秀才，张元济母亲内心感到无比欣慰。丈夫早逝，她一个妇女独自拉扯几个年幼的子女，并把他们培养成才，觉得自己一生无愧。她拿起笔写下了一生中仅存的两件遗墨。

其一是：

甲申岁，大、二儿出考。二儿县批，大儿亦在前十名，内心甚喜。其年学使不临，下年四月按临。家贫无考费，到案日亲友贺之，云今晚三更可得报到，莫睡为是。因惜膏早睡，心实不晦之。三更后闻锣声。三女呼，锣声响，两兄有名矣。候之多时不来。心想，一秀才如此之难，恐负托孤矣。到五更仍不来，盐地素无天明报喜，心苦极。睡梦起坐，门上红帘，门外五子西瓜洋灯，十分光彩。惊醒，心喜或有黉门望，随睡去。仍梦此灯挂床中，

里床有横匾，挂红朱底金字，左边一字，因右边一字为红，遮住不见。醒已天明，人传……（缺页）

第二件遗墨写在一张有边框的笺纸上，好像是一副对联底稿。纸已着过水，缺数字：

“背负肩挑卅车，艰苦荏今放下，任我逍遥；荆钗裙布一生，特力愧无德业，训益儿孙。……生多是过……行独力苦撑恃。”^①

考中秀才还只是科举功名路上的第一关，以后的路还很漫长。

拮据的经济状况，始终是摆在张元济家人面前的一个关键性的难题。估计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长兄张元煦不得不放弃科举功名，在光绪十一年（1885）重返广东谋生。张元济的四弟元瀛从小就不大喜欢读书，他敬慕汉代的班超，有习武志向。长兄元煦去广东后，张元济为了“光大我门闾，显扬我宗祖”，主动承担了教弟弟读书的任务，而且对弟弟要求十分严格，动辄施加体罚。

由于长子元煦去广东谋生，小儿元瀛又不喜读书，科举扬名的希望，事实上已经寄托在次子张元济一人身上。

谢太夫人想方设法，一度请了丁忧回海盐原籍守制的朱福诜（桂卿）先生来家教张元济读书。朱福诜，光绪五年（1879）中举人，光绪六年（1880）庚辰科中进士，此时任翰林院编修。旧时制度，逢父母之丧，儿子必须辞官回原籍守孝三年。谢太夫人利用这个机会，殷勤地将朱先生请到家中教儿子读书。请这样一位名师来指点儿子，开支肯定不小。谢太夫人为了儿子的功名，咬紧牙关，一家人节衣缩食也要请名师。张元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一心苦读。张元济除读经书之外，阅读面也扩大了许多，对张氏先人和海盐先哲的诗文锐意搜求辑佚。他对明末清初海盐籍文人彭孙贻、彭孙遹的著作尤为钦佩，搜求不遗余力。彭孙贻为贡生，满清入关之后杜门不出，著述甚多，又工书画。张元济从族叔祖春溪公处借到了他的《茗斋诗初集》和其他著作的一些抄稿。张元济除接受朱福诜先生的指点外，还广泛向海盐有学问的人请教，这些人包括徐用福（乡绅），叶廉

① 张树年：《我的父亲张元济》，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4页。

嗜书、藏书、出书的一生：

张元济传

锸（前蔚文书院掌教），司开先（前任海盐县知县），吴仰贤（前鸳湖书院掌教）以及叔祖张云鹤、张大任等。

他还积极向县学馆索题作文，经山长批改，常占鳌头，以此得到一些膏火费，以改善经济状况。张元济先后作文数十篇，成名后被人装订成册，题名《鸳湖书院课卷》，1976年著名学者谢国桢为之作跋文一篇。

张元济在精心准备五年后，于光绪十五年八月（1889年9月）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母亲为他准备了两只考篮，除笔墨、剪刀、糍糊等文具外，尚有锅、碗、面条与油、盐、酱、醋等。三场九天考试吃住均在贡院号舍内，每餐均须自己动手做饭。

八月初八至初九日（9月2日至3日），乡试首场。农历八月的杭州还是骄阳似火，这年“秋老虎”发威，酷暑难耐。考生局束在狭小的贡院号舍内，中暑者甚多。初九晚，“鸣字号”有一考生忽然腹痛声嘶力竭，且吐且泻，哀号声惊动了左邻右舍的众多考生。当贡院号军赶来时，人早已断气。几位同乡考生哀求号军不要上报，只说病了，好从大门抬出。按照制度，如果人死了，只能从墙头吊出，其状更让人难堪。这是旧时科举功名路上的惨剧之一。

八月十一日至十二日（9月5日至6日），乡试二场，作五经文五篇。

八月十四日至十五日（9月8日至9日），乡试三场，对策问五道。

乡试考题有《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尔乎》《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日月星辰系焉》《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等。

张元济在《由孔子而来……》一文中，写道：“然而世变方亟，天下争以富强为务，持方枘以内圆凿，既已所如不合。而世之阴托于圣人者，且纷纷而未有止也。不及予身而论定之，后之学者其将何所别白耶？”张元济已经认识到，孔孟之道与“世变方亟”的当代社会，如方枘圆凿，两者格格不入。

其《赋得与君约略说杭州》（得州字五言八韵）亦堪一读：

约略资谈助，差堪说昔游。

使君如白傅，漫与忆杭州。

形胜应能道，模糊恐未周。